

□随 笔

# 安放好所有过往

远 行

每到岁末,人会变得敏感一些,想法也更多,会想想这一年中所做的种种事情,也会为下一年作个粗略的打算,这好像是人之常情。前些年,我也这样,年底时会想想今年读了多少书,有哪些书是喜欢的,从中看到哪些印象深刻的内容,有哪些收获,像是一次反刍,不一定能理得清楚,但有这样一个过程,似乎会觉得一年的时光并没有虚度,通常也会在此时拟定明年的读书计划。读书如此,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

有时,我也会想,这样做真的会让自己心安吗?细想之下,又会觉得有些患得患失,好像总有不妥当的地方。说来说去还是有些放不下,放不下的是一些人和事,是自己的某些想法,在得与失之间,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有时会纠结,有时又能坦然处之,这种感触很奇怪,大概还是因为自己没有能安放好所有的过往吧。

安放好所有过往,是件不容易的事,可能会时常意识到,但不一定能

做到。平时读书,喜欢快一点,遇到喜欢的书,会细读,也会读多遍,甚至是隔一段时间,又找出来再读一遍,总觉得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或收获。而有些书,却习惯于浏览一遍,只是泛泛地读一遍。前些时间,去外面工作,随身带了七八本小书,十几天的时间,感觉不够读,就读得慢一点细一些,可结束时,才发现有两本书没有读完。回家后,又开始读其他的书了,那两本没有读完的书,一直就放在书桌上。昨天收拾书房时,拿起那两本书,从夹着书签的地方翻开,又接着往下读,忽然就想起一个人在宾馆房间里读这两本书时的情景。坐在桌前,能看到窗外的湖面,读书累了,可以走到走廊尽头的一个露天平台,平台上,摆着十几个用花盆和泡沫箱栽的大蒜和葱。在葱与蒜间,还有两盆牡丹,一盆叶已经落尽,紫红的芽很饱满,另一盆叶子边缘焦枯,叶子的中间还有绿意,芽藏在叶腋间。平台上的视野更好一些,可以看见东面和南面的湖,看见湖对面的楼房

和远处的山。在打开的书中,我读到了原本由文字延续的内容,也回想起读这两本书时的自己和环境,还有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感受,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東西,这些都是美好的过往,藏在一本书里,也藏在读那本书的时光里,我该怎样安放这样美好的一段过往呢。

这段时间开始落霜了,清晨的天气虽然冷一些,但我还是很喜欢每一个可以看见青霜的冬日。城里的霜,薄一些,在绿化带的灌木和草地上,也不易见到。每天去凤凰山,车往山里走,能看见田野里厚厚的一层霜,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霜是青白色的,阳光所及,霜融成了露珠,水气,在山与山之间,在田野与村庄之间,浮起一层薄雾,让人瞬间迷失自己。每一个有霜的清晨,都会让我想起老家的村庄,想起爷爷。爷爷喜欢看霜,夜里落一场浓霜,他会特别开心,会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家里人,仿佛是在告诉大家一个喜讯般。我喜欢霜,大概也受

到了爷爷的影响吧。

田野里的霜总是很浓,它会在菜叶上开出晶莹多变的霜花来。在翻耕过的田地里,白霜与黑土共同描画出一垄垄的线条,像是木刻的版画般。村庄和田野里的每一棵树,在浓霜里的身姿更加挺拔,枝丫的棱角更显分明。在一场浓霜里,我看见了许许多多以前不曾留意的细节,回想起与霜有关的所有过往。有时,我不知道这些过往该往何处安放,又该如何去安放。我们不能背负着所有的过往前行,当然也不能丢下所有的过往赶路,就像读一本书,我们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可以在以后的某个时间里再想起书中的一些内容,细细回味;就像在下了浓霜的冬日清晨,会想起与霜有关的一些生活细节,可我依然会更加期待明天清晨的霜和结在菜叶上的另一朵霜花,昨天、今天或是明天的霜花,一如我会认真地安放好自己所有的过往,那是我内心深处最私密的一处后花园。

□组 诗

## 藏在风中的细语

也 木

冬日画卷

每天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清晨,云总比阳光醒得更早  
悠然自得,带着梦想远行  
高远的星星,将时钟倒立  
留下微光,独自在寂静中徜徉

是谁不小心惊飞江畔的小鸟  
保持俯冲的姿势  
在这满眼的风景里游戏  
啄食着江河蓝天白云  
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光芒

站在三峡之巅的云雨上  
看红叶红透  
在一江碧水与两岸青山之间  
在整幅秋去冬来的画卷之中  
慢慢燃烧,致敬于苍苍的远方

风从江上来

你疾行一夜,步履匆忙  
声音如潮,使我夜不能寐  
我明白,你未曾远走离去  
却就在此地盘桓,我们之间  
冰冷是相隔万里的距离

面对窗玻璃,我们隔空对话  
你担心,怕我听不清  
竭力让声音变大  
还特意吹响那洪亮的口哨  
似乎在提示着什么

大雪将至,我已然心领神会

今晚夜色如水,你乘月光赶路  
是你,化身一袭江风  
入梦来,轻抚我的心田  
我深感你的犹在,依稀看见——

一个母亲阔别儿子二十余载的身影

却依然无法触及那曾温暖多年的双手

直至晨曦洒落大地  
峡江雾气散去,一切归于平静  
我才悠然醒来

故乡的呼唤

在风的长河里,树梢轻摇  
落叶泛着金黄,深情而温柔  
如同远方的游子,沉默地走过  
遗留下岁月的痕迹,温暖而深长

云朵在空中漫步,悠然自得  
时而轻盈,时而厚重  
如同大地的思绪,飘荡而深沉  
心静如水,等待季节轮回

夜幕降临,太阳沉醉于山脚  
弯月透出淡淡清凉,灵动而神秘  
山野寂静,篝火闪烁着微光  
柴门轻启,犬吠声声入耳

藏在风中的细语,归于大地的怀抱  
大地挺直脊梁,聆听蛰变的乐音  
那是夜的守护,温馨而亲近  
那是故乡在呼唤,熟悉而陌生

□散 文

## 冬衣重

甘武进

清晨,开窗,一股寒气扑面而来。院中井旁的水盆里,水面已成冰面,几条暂养在盆里的小鲫鱼,被冻住了,一动不动。那棵腊梅树,柔软的枝条变得僵硬起来,好像失去了生机,给人平添了一丝担忧。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我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冰箱里。一会儿,人手和耳朵就不会听使唤了。我知道,要加件外套了,那种厚厚的,带有绒毛的那件。

穿在身上,人虽然显得更加臃肿,行动更加不便,但是暖和呀。冬天真的很冷,尤其是北方。走上街头,每个人都很自觉地穿上了各式各样的冬衣御寒,哪怕是特别爱美的且刻意保持着苗条身材的美女。

街道上,哪怕出行再不便利,大家还是把自己“全副武装”,换上了厚重的羽绒服,头戴棉帽,围着长长的围巾,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手套和形形色色的口罩出现在彼此的面前。人们小心翼翼地走着,即使再赶时间,人也无法匆忙。一些积水的、泥泞的路面结了层次,稍有不慎,或许就摔上一跤。虽说疼痛可以减轻,可衣服弄脏了很麻烦。洗了,很难变干。那些骑着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更加小心了。

冬衣重,大家平日里匆匆的脚步慢了下来,生活节奏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行道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北风中战栗。河流冻得僵硬了,空气也似乎要凝固起来。在这样的天气里,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只能心存敬畏。因为,少穿就要挨冻。冬衣重,给世间万物带来实实在在的暖意。那种暖意由心开始,由里及外,给人以思考、拼搏和对未来的期待;也让万物孕育着勃勃生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后,步入田野。那些在枯草上雕起的雪花,阳光一晃像是一地细碎的银两。那是大自然的馈赠,在清冷的冬天里留下了对阳光普照的渴望。庄稼静静走完了枯荣交替的轮回,连同婀娜多姿的花草一起沉睡在土地的怀抱,田野里寂静的泥土与暗青的麦苗被白雪覆盖。站在那里,北风带着乐队,或长或短的乐曲使四野喧闹起来。“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万物在冬衣里热烈开始涌动,心中的希望,让冬天变成温暖海洋。

人在旅途,回首中总会有些温暖在心中萦绕,我们需要用心体会。如果一年只有三季,春的柔媚,夏的茂盛,秋的硕果,使人很容易焦躁。阅尽繁华,走进严寒,也走进了希望。风瑟瑟,霜雪天,冬衣重。一觉醒来,迎着太阳,恍若重生。我们要让心中那只蛰伏在冬衣里的鹰,展翅高飞,向着理想腾飞的高地,向着火红的太阳翱翔。毕竟,往事已成过去,我们需要憧憬未来。



湿地草原 姚 坚 摄



八 画 赵英华 摄

□随 笔

## 关心粮食和蔬菜

涂启智

海子在诗中深情写道:“……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愿意理解为,稍谙世事之后,一个人开始抛弃好高远,学会关注身边切近的生活。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认识到这句话的本质与纯粹。

粮食和蔬菜,为人体提供基本也是必须的能量以及维生素。关心粮食和蔬菜,是芸芸众生的头等大事。

舅舅没有读过书,十岁那年学会犁田把地,一辈子老实巴交。我教书后,时常去舅舅那里坐坐,跟舅舅唠叨农庄庄稼,也聊时事新闻。舅舅微微一笑:国家大事我不懂,也管不了,我的任务是种好田地,让一家人不饿肚子。年轻气盛的我颇有些不以为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嘛!多年以后,我终于领悟到舅舅朴素话语背后的哲理。

关心粮食和蔬菜是农民的本分。舅舅属于庄稼把式中的典范。舅舅不仅种好自家五六亩责任田,还兼顾我们家一亩二分田,让我家田地里的稻麦迎风起舞,保障我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粮食供给。村里不少父老乡亲的责任田,也都有舅舅犁耙耕作的身影。他因此赢得乡邻的普遍尊敬。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都需要精心侍弄的“粮食和蔬菜”。比如工人,车间或流水线是“责任田”,工业产品即“粮食和蔬菜”。比如教师,教室是“责任田”,青葱少年好比秧苗和菜苗。比如科研工作者,实验室以及其他科研场所是“责任田”,科研成果为

“粮食和蔬菜”。比如作家,过去以方格稿纸为“责任田”,如今以电脑为“责任田”,文章作品是滋润精神文化的“粮食和蔬菜”。

不管在哪个行业抑或哪块责任田,只有耕耘者以热爱为阳光雨露,以辛勤为水分,以孜孜不倦的探索为肥料,才能呈现“喜看稻菽千重浪”壮丽景象。

粮食和蔬菜,一日三餐须臾不可离。无论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还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概莫能外。

历史上不少志向高远又有雄才大略者,对粮食和蔬菜都有非同一般的感情。陶渊明归隐南山,采菊东篱,自种自食;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陇亩,与粮食和蔬菜结下不解之缘;苏东坡被贬黄州,自己动手,开荒耕田种菜……陶渊明理想屡遭破灭之后归隐山林,诸葛亮等待天时隐居隆中,苏东坡自食其力支撑“诗和远方”。尽管初衷各异,然而他们殊途同归——藉此亲近稼穡,从而近距离也从具象义上关心粮食和蔬菜。或许因此,他们得以真切感受劳动人民辛苦辛酸,从而孕育真挚浓郁的悯农情怀。

最好的社会分工是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如此,每一行业从业者都能尽力种好责任田,倾情关心“粮食和蔬菜”。当然,这需要社会公平铺垫基石。

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安心做事,干一行爱一行,经营好自己的“责任田”,关心“粮食和蔬菜”,那么每一领域的“粮食”必将更加丰盈,“蔬菜”也将更加茂盛。

□随 笔

## 从 容

杨崇滨

从容何而来?人非生而从容,人生也没有那么多恰到好处不疾不徐。人生从容,从一二次的磨砺中,在一遍遍的品尝里,自一个个的得失间,不感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胸存大道自从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每次我背诵起这首如歌如泣、荡气回肠的慷慨悲歌,眼里总是饱含热泪。“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即将被处以极刑。路边围观的京城百姓,鸡蛋蔬菜齐飞,砸向头车上一衣衫褴褛、垢面蓬头的青年,他镇定自若,望着那些面无表情冷漠的看客,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用激昂豪迈演绎了大道从容的千古绝唱。

看淡毁誉自从容。画家齐白石有个座右铭:“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曾是一个有争议的画家,对他的画和成就,有人大大赞赏,也有人贬损,他一概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因为他知道最重要的事是把画画好,用作品说话。所以,他从从容容地一直画

到了耄耋之年,终于成了画坛巨匠。

看现代文人名士的散文、随笔、游记,其情志,其意态,其理趣,无不留下从容的印痕:老舍的《人生难得是从容》,贾平凹的《愿人生从容》,汪曾祺的《人间有味,自在从容》,林清玄的《从容的底气》。

千帆过尽自从容,纵横捭阖自从容,内心强大自从容。从容是一种心境、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力量。

从容为政,才不会透支政绩、透支信任,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求真务实,清廉为官。

从容治学,才不以学术的名义争名争利,才能做独立的研究,厚积薄发,蓄势待发。

从容经商,才不会坑蒙拐骗,梦想一夜暴富,才能诚信经营,积累财富,兴旺事业。

从容为文,才不会废话满篇,急功近利,才能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推出精品佳作。

从容,往往从点滴开始。譬如,每天上班时,

早起五分钟,早出发五分钟,仅仅提前了五分钟,生活状态就可发生质的变化——由原来的慌乱变成从容。

从容是一种叙述方式——不蔓不枝,从容是一种生活智慧——收放自如,从容是一种人生哲学——张弛有度。

一叶离树,飘零落地,离别时一定要哭吗?一定是在叹息吗?并不是。躺在地上的叶子,自带一种尘埃落定的从容之美。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万事万物,百行百业,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都需要从容不迫,循序渐进,按部就班,都需要多一些从容的气质。

肩负“国之大者”,定当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路正长,景正好,且将我们从容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是谓自信的从容;诸葛亮“空城计”,凭一把琴和俩童子,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是谓果敢的从容;“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谓洒脱的从容。

读过四书五经,行过千山万水,见过风起云涌,不过拈花一笑。此乃真从容也。